

· 专家论坛 ·

基于《黄帝内经》评述张从正之论“火”

张登本^{1*} 杨宗林² 李兴国³

摘 要 通过检索张从正《儒门事亲》和《张子和心镜别集》，共有 425 处涉“火”例句，解析其中内涵要义，从 10 个维度述评其论“火”内涵，并对其中“一身之心火”“诸痛痒疮疡，皆生于心火”“二火”“君火、相火”“阳火、阴火”“内火、外火”“人火、龙火”“暴病皆属火”/“火主暴速”“蜂蛰(chài)之毒，皆属于火”“火郁则发之”等，具有张从正个性特征的论“火”术语予以考量辨析，从中窥视其别样的主“火”学术观念。

关键词 《黄帝内经》；张从正；“火”论

张从正(字子和)是金元时代著名医家。其虽有《儒门事亲》《三复指迷》《子和心法》《张氏经验方》等多部著述,但由于时代的变迁,当下仅有《儒门事亲》^[1]及《张子和心镜别集》^[1]存世,其中共有 425 处论“火”的内容。其在学术上虽然私淑于刘完素,但其论“火”学术立场则更为理性,自有其独特的“火”论学术特色而有别于刘完素、李杲、朱丹溪之论“火”立场。笔者仅就其存世两册文献中涉“火”术语的特定语境及其内涵进行解析,从以下 10 个维度对其进行评述,以便从中窥视“攻下派”开山祖在《黄帝内经》所创中医“火”论^[3]中的学术地位及其医学贡献。

1 生产、生活中的“火”术语

生产、生活中的“火”,是中华族群论“火”的思维原点,也是中医人建构生命科学知识体系中有关“火”的逻辑基础。“水火者,百姓之所饮食也”(《尚书大传》)之论,就是上古贤达对“火”认知的真实记录。人们发现,人类生活、生产中的“火”,具有炎上、明亮、温热、色赤、升腾、向上、兴奋、烧灼、因焚烧而致的红肿糜烂等征象。《黄帝内经》以此为思维模型建构相关医药理论,故凡与此模型相似/或相同时,将其属性标记为“火”^[3]。这就是中医药知识中“火”术语的逻辑起始,也是张从正论“火”的基础。如药物炮制方法中的

“慢火”“微火”“文武火”(《儒门事亲·妇人病证方》),以及药物炮制加工中的“火烧”“火炒”“炙之以火”等(《儒门事亲·杂疗方药》),便属于这一概念范畴。

2 五行理论中的“火”术语

张从正从取象类比思维、五行生克乘侮关系,以及“河图”知识中五行生成数的理论,体现其对五行理论中“火”术语的应用。

2.1 应用取象思维阐述其“火”论病机

2.1.1 “惟火有笑” 张从正在“笑不止”案例分析中指出,“神有余者,笑不休。此所谓神者,心火是也。火得风而成焰,故笑之象也。五行之中,惟火有笑矣”(《儒门事亲·笑不止》)。张从正观察到柴火燃烧时,由于空气的流动,火焰如同人类嬉笑的模样,故有“火得风而成焰,故笑之象也。五行之中,惟火有笑矣”的结论。据此,张从正将此例患者出现不由自主嬉笑症状的病机判定为心火偏亢,用清泻心火之法治之。

2.1.2 “火色赤” 火焰色赤,是人类公知的常识,也是中医人擅长的直觉思维。这就是张从正凝练出“标者,赤肿也;本者,火热也”(《儒门事亲·两目暴赤》)观点发生的思维背景。《儒门事亲·二火门》指出:“丹熖赤瘤,火之色也,相火主之。”此例指出皮肉感染,局部红肿如火色者,是为火毒炽盛,灼伤皮肉之故,就当泻火解毒。张从正甚至将“赤白痢,赤者,新积也,从心火”,或者妇人带下色赤(《儒门事亲·证妇人带下赤白错分寒热解》)等病证,或其他排泄物、分泌物色赤,也应用取象类比思维,将其病机定性为“火”,应用泻火之法治疗。

* 作者简介 张登本,男,终身教授,全国“五运六气理论”博士后流动站兼职博士生导师,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经学会委员会顾问。

• 作者单位 1.陕西中医药大学(陕西 咸阳 712046);2.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(陕西 咸阳 712099);3.陕西省渭南市中心医院(陕西 渭南 714000)

2.1.3 “火主焦臭” 火焰灼烧物体后有“焦臭”气味,故张从正据此类比临床诊察时,如果患者的体气“焦臭”,或者口气“焦臭”,就可将其所患病证归属“火”。这就是张氏提出“火主焦臭”(《儒门事亲·口臭》)观点的思维路径及其临床意义。

2.1.4 “火主疮疡” 张从正根据人体被“火”灼伤,局部就会肿胀、溃烂的生活体验,进行取象思维并结合生活经验,故而先后 12 次将《黄帝内经》中“诸痛痒疮疡,皆属心火”的学术观点,论述成人、“小儿疮疱、丹熛、癰疹,皆少阳相火”(《儒门事亲·小儿疮丹癰疹旧蔽记》)的病变机理,并在症状属性为“火”的归类基础上,将症状发生与相关内脏机能失调加以联系,从而明确了症状发生的性质和病位。这就为临证应用泻火、清火、平火、抑火、制火等清解热毒的靶向用药,提供了理论依据。这些学术贡献,至今仍有效地服务于中医临床治疗。

2.2 依据五行生克制化关系解释病机 张从正依据五行生克制化关系,解释相关脏腑之间的病机联系,将相关症状的发生机理落实到具体的脏腑部位。如《儒门事亲·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》曰:“气轮变赤,火乘肺也;肉轮赤肿,火乘脾也;黑水神光被翳,火乘肝与肾也;赤脉贯目,火自甚也。”张从正应用五行生克制化理论,解释了眼睛“五轮”病变的发生机理,这就为临证应用“清心火”之法治疗“五轮”病变中属“火”之病症提供依据。又如,“心者,火也”(《儒门事亲·服药一差转成他病说》),以及“肝经,乙木也。木属东方,为心火之母也”(《儒门事亲·疝本肝经宜通勿塞状》),即是其例。这都是张从正依据五行属性归类原则而阐述相关脏腑知识的内容。

2.3 将“河图洛书”知识,应用于“火”理论中 “河图”之“五行生成数”认为,“地二生火,天七成之”。故“七”为“火”之成数,此正与《易经》24 卦“复卦”有“七日来复”之辞相应合。当《易经》这一观点应用于医学领域后,中医药学就有了伤寒六经传变“六日”(《素问·热论》)之说,而第七日则是病情转折的关键时段,或者病情好转,“向愈”发展;或者病情恶化,向凶险方向发展。张从正则将其应用于自己的临床实践,多次应用这一知识,如“脏毒下血”“七日而死者,死于火之成数也”(《儒门事亲·脏毒下血》),以及“若下血身热而血温……七日而死者,火之成数也”(《儒门事亲·金匱>十全法后论》)之论。

3 五运六气理论中的“火”术语

张从正十分重视运气理论在临床诊治疾病中的应用,完全依据临床的实际需要,有时用以解释疾病发生的气运背景,以此探求疾病发生原因;有时应用当年岁运特点,解释相关疾病的病变机理;有时依据当年气运特征,指导相关疾病的治疗用药。这一学术立场体现于张从正著述内容的始终。

3.1 应用五运理论中“火”的术语,分析相关疾病的发生原因和病变机理 五运中的“火”运,涵盖了气候变化中的热气、暑气,所以,“岁火太过”年份的“炎暑流行”,就有热气、暑气淫胜,形成火邪淫胜伤人致病。张从正深刻理解并应用这一理论,以“火胜制金”的五行相胜理论,分析咳嗽、喘、鼾、嚏、衄、唾血、烦心、鼻渊、胸满、皮肤痛、血溢、血注下、嗌燥、耳聋中热、肩背热等肺系诸疾的发病原因及其病变机理,并且以此为据,予以相应的方药治疗(《儒门事亲·嗽分六气,毋拘以寒述》)。

3.2 应用六气理论中“火”的术语 凡是涉及外感疾病的发病原因时,张从正均将其置于六气病因的架构之中。对于六气中的“热气”为“少阴君火”,“暑气”为“少阳相火”之气候因素,张从正将其称为“二火”,并且以此为据,辨识相关临床疾病发生机理,并指导疾病的治疗用药。如“故凡小儿疮疡、丹、癰疹,皆少阳相火客气胜也”,如“遇亢阳炎热之时,以辛凉解之”,即是其例(《儒门事亲·小儿疮丹癰疹旧蔽记》)。

仅就其著述而言,张从正将五运六气理论熟练地应用于临床疾病的诊断和治疗,具体实例在其著述中俯拾皆是,此不赘述。

4 人体脏腑生理状态阳气之“火”术语

张从正基于“水火者,阴阳之征兆也”(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)之观点,将人体脏腑之阳气用“火”予以表达。

4.1 “君火” “君火”,指心阳,也指肾阳,如“盖五脏,心为君火正化;肾为君火对化;三焦为相火正化;胆为相火对化,得其平,则烹炼饮食,糟粕去焉”(《儒门事亲·三消之说当从火断》)。此节所言之“火”,则指人体脏腑之阳气。张从正在此处借用运气理论中“十二支化气”中的“正化、对化”术语,因为心之五行属性为“火”,故心阳称为“君火”是“正化”(常态);而肾的五行属性为“水”,故肾阳称为“君火”,则为“对

化”(特殊状态);同理,心包为“心主之宫城”,是“心”的“臣使之官”,故与之相表里的三焦之阳气称为“相火”是“正化”(常态);而胆与肝相表里,属性为“木”,将其称为“相火”,则属“对化”(特殊状态)。此处所言之“火”,是指脏腑生理状态之阳气。历代医家之说当中,惟张从正将肾之阳称为“君火”。阴肾之经脉亦名“少阴”,故张从正根据《黄帝内经》运气理论中的“少阴君火”句义,化用指肾阳为“君火”。

4.2 “阳火” “阳火”,指人体脏腑之阳气。张从正也将人体生理状态下的阳气称为“阳火”。其列举的临床案例中,就有该观点的应用。如“寒则阳火不行,故为痛”例句中的“阳火”,专指人体正常之阳气(《儒门事亲·湿形》)。

4.3 “肾之火” “肾之火”,指肾阳。张从正将生理状态之肾阳称为“火”,将肾阴称为“水”,并认为如果误用“补肾之火”药物,则是临证重大失误之一(《儒门事亲·补论》)。此处之“火”指脏腑生理概念中的“阳气”,“肾之火”,就是肾之阳气。

4.4 “二火” “二火”,指心经、三焦经之正常脉气,如“手少阴君火,心主之脉气也;手少阳相火,三焦之脉气也。二火皆主脉,并络于喉”(《儒门事亲·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》)。此处之“手少阴君火”,是指手厥阴(一阴)心包经正常循行之脉气;“手少阳相火”,是指手少阳三焦经之正常脉气。此处体现了张从正用“火”表达人体脏腑经脉常态之气。

5 外感病因中的“火”术语

纵观张从正著述所论外感致病因素之“火”,虽有五运气郁之“火”和六气淫胜之“火”与“热”的不同,但是张氏均将其归属于外感病邪,并称之为“二火”(《儒门事亲·痰厥》)。此类外感之邪中的“火、热”,是多种疾病的发生原因,如“火”热邪气,可以引发“解利、伤寒、温湿、湿热病”;可引发“瘟疫、伤寒、热病、中暑、冒风、伤酒”诸种疾病;还可导致“吐血、泄血、痢疽、疮疡、呕吐、霍乱之疾”的发生;甚至可成为“疟、少气、咳嗽、血溢、血注下、噎燥、耳聋、中热、肩背热”等病证发生的主要病因。此外,“小儿疮疱、丹熲、瘾疹”病证,或者妇人的月经病、赤白带下等病证的发生,都与五运之气失常,或者“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”六气淫胜有关(《儒门事亲·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》)。由此所致的诸种病证,多属“邪气盛则实”(《素问·通评虚实论》)的病机范畴。张从正就是基于五运失常、六气淫

胜而致病的感邪发病观念,才有了“汗、吐、下”三法“攻邪”治病的思路,这也是张从正成为“攻邪学术流派”开山祖的重要因素。例如张从正转载其临证治疗经验时指出,“风、痹、痿、厥”诸疾,皆由“风、暑、燥、湿、火、寒六气”淫胜所致,故而“尝用汗、下、吐三法,治风痹痿厥,以其得效者众”(《儒门事亲·指风痹痿厥近世差玄说》)。此可谓是其临床心得之言,也是其确立学术立场的逻辑基础。

张从正在论述疾病发生原因与五运之“火”(火运年份)、岁气之“火”(少阴君火热气、少阳相火暑气)时,常用“二火”(《儒门事亲·二火类》)术语来表达。如其介绍李姓“目赤”而致“暴盲”案例时指出,此例缘于“戊子年火运,君火司天。其年病目者,往往暴盲,运火炎烈故也”(《儒门事亲·目赤》),即是其气应用运气理论指导临床实践的典型案例。

6 脏腑病机中的“心火”术语

张从正认为,“心火”是导致全身上下内外诸种“火”热病证的核心病机。无论是内伤所致脏腑机能失调之咳嗽、气喘、泄泻、疼痛诸疾之病机;还是妇科诸疾、老年疾病、眼科病、耳鼻喉科病,乃至小儿疮疡病证之病机;甚至各种类型消渴病的病机,都与“心火”内炽有关。这就是张从正提出“一身之心火”(《儒门事亲·三消论》)观点的缘由。正因为如此,张从正所论脏腑之“火”的著述中,只有“心火”术语,未见其他脏腑机能失调的“火”病机术语。

6.1 “心火”炽盛是妇科疾病的重要脏腑病机 张从正认为,妇科疾病的发生,多与“心火”偏盛有关,并且以此为据,进行临床辨证和处方用药。

6.1.1 妇人产后病之“心火”炽盛 如“妇人大产之后,心火未降,肾水未升,如黑神散补之”(《儒门事亲·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》)。

6.1.2 妇人月经病之“心火”炽盛 如“妇人月事不来,室女亦同。《内经》曰‘月事不来者,是胞脉闭也……可用玉烛散、当归散,或三和汤、桂苓白术散、柴胡饮子,量虚实选而用之。降心火,益肾水,开胃进食,分阴阳,利水道之药是也’(《儒门事亲·月事不来》)。

6.1.3 妇人赤白带下病之“心火”炽盛 如“带下者,传于小肠,入脬经,下赤白也。据此二证,皆可同治湿法治之。先以导水、禹功泻訖,次以淡剂,降心火,益肾水,下小溲,分水道,则自愈矣”(《儒门事亲·妇人带

下赤白错分寒热解》)。

6.1.4 妇人不孕症之“心火”炽盛 如“夫妇人年及二、三十者,虽无病而无子,经血如常,或经血不调,乃阴不升,阳不降之故也……可服玉烛散,更助以桂苓白术丸散。二药是降心火,益肾水,既济之道,不数月而必有孕也”(《儒门事亲·妇人无子》)。

6.1.5 妇人重身喑哑之“心火”炽盛 如“夫妇人身重,九月而喑哑不言者……可煎玉烛散二两,水一碗,同煎至七分,去滓,放冷,入蜜少许,时时呷之,则心火下降,而肺金自清,故能作声也”(《儒门事亲·身重喑哑》)。

张从正列举了妇女月经病、赤白带下、不孕症等疾病为例,论证了“心火”炽盛是妇科疾病发生的重要病机。

6.2 “心火”炽盛,“肾水不足”,是老年疾病的重要病机 张从正认为,“老人目暗、耳聩,肾水衰而心火盛也,若峻补之,则肾水弥涸,心火弥盛;老人肾虚,腰脊痛,肾恶燥,腰者肾之府也,峻补之则肾愈虚矣;老人肾虚无力,夜多小溲,肾主足,肾水虚而火不下,故足痿;心火上乘肺而不入脬囊,故夜多小溲,若峻补之,则火益上行,脬囊亦寒矣!老人喘嗽,火乘肺也,若温补之则甚,峻补之则危;停饮之人不可补,补则痞闷转增;脚重之人不可补,补则胫膝转重”(《儒门事亲·推原补法利害非轻说》)。张从正在此处列举了老年人目暗、耳聩(kuī,耳聋)、腰脊痛、夜尿多、足痿(下肢肌肉萎缩、无力)、气喘、咳嗽、停饮、痞闷等,强调“肾水衰而心火盛”是多种老年疾病发生的重要病机,并且多次提出“降心火、益肾水”的治疗用药思路。

6.3 “心火”炽盛是消渴病诸种伴见症状发生的重要病机 张从正认为,“火在上者,善渴;火在中者,消谷善饥;火在上中者,善渴多饮而数溲;火在中下者,不渴而溲白液;火偏上中下者,饮多而数溲,此其别也。后人断消渴为肾虚,水不胜火则是也”。据此,张从正提出“一身之心火”的论断(《儒门事亲·三消之说当从火断》)。

6.4 “心火”炽盛是疮疡、脓疱、丹熛、瘾疹等疾病形成的关键病机 张从正化用《黄帝内经》之学术观点,先后 12 次强调“诸痛痒疮疡,皆属心火”是皮肉感染化脓性疾病的关键性病机。无论是“大人疮疖”,还是“小儿赤瘤”疮疡、脓疱、丹熛、瘾疹,莫不如此。虽然偶有“久寒凝冽之时”发病而以“辛温解之”的特殊情况,但是此类疾病,总以“心火”偏亢为主,应当用“凉

膈、通圣之类”方药“辛凉解之”(《儒门事亲·小儿疮疱丹熛瘾疹旧蔽记》),以收“清心火”,愈疮疾之效。

6.5 “心火”炽盛是眼科诸疾形成的重要病机 张从正认为,目有“五轮”,“五脏六腑之精华,宗脉之所聚。其气轮属肺金,肉轮属脾土,赤脉属心火,黑水、神光属肾水,兼属肝木,此世俗皆知之矣。及有目疾,则又不知病之理,岂知目不因火则不病。何以言之?气轮变赤,火乘肺也;肉轮赤肿,火乘脾也;黑水神光被翳,火乘肝与肾也;赤脉贯目,火自甚也。能治火者,一句可了……热胜则肿……治火之法,在药则咸寒,吐之下之”(这应当是中医眼科“五轮学说”较早的文献)。张从正在此以脏腑之“火”的病机,论述眼科“五轮”病证发生机理,并且据此而立法用药。无论是哪一个年龄段的眼科疾患,都可遵此思路予以辨治,所以就有“小儿疮入眼者,乃余热不散耳。止宜降心火,泻肝风,益肾水,则愈矣。若大人目暴病者,宜汗、下、吐。以其血在表,故宜汗;以其火在上,故宜吐;以其热在中,故宜下”的临证治疗经验(《儒门事亲·目疾头风出血最急说》)。

6.6 “心火”炽盛是口舌咽喉诸疾形成的重要病机 张从正认为,喉舌诸疾中的“单乳蛾、双乳蛾、单闭喉、子舌胀、木舌胀、缠喉风、走马喉闭”诸证,其形成机理,总与“手少阴心火”和“手少阳三焦相火”偏盛有关,是“君相二火独胜,则热结正络,故痛且速也”。对此类疾病的辨治,如“若不归之火,则相去远矣”。可见,将舌喉诸疾的关键病机归于“心火”,是张从正辨治此类疾病的基本学术立场。由于此类疾病发病急、病情重、预后凶险,所以临证治疗刻不容缓,这就是张从正强调“治喉痹之火,与救火同,不容少待”(《儒门事亲·喉舌缓急砭药不同解》)的理由。

6.7 “心火”炽盛是儿科多种疾病发生的重要病机 张从正认为,儿童多种疾病都是由“心火”偏盛所致,如“小儿悲哭,弥日不休,两手脉弦而紧”者,是“心火甚而乘肺”之故,先“浴以温汤,渍形以为汗”,再服“凉膈散加当归、桔梗,以竹叶、生姜、朴硝同煎服,泻膈中之邪热”可愈(《儒门事亲·小儿悲哭不止》);又如“小儿,病手足搐搦”,此乃“心火胜”故也,用冷水稀泥身治之,即相当于今之物理降温疗法(《儒门事亲·小儿手足抽搐》);再如“凡小儿疮疱瘾疹,麸疮丹熛斑毒”“赤瘤暴肿”“眉炼疮”等“皆属心火”,其治疗上“止可以辛凉之剂解之”,如“凉膈散加当归,及白虎汤、玉露散煎服之。更甚者,解毒汤、调胃散下之”(《儒门事

亲·二火类》)。

张从正所论属“火”的病机,往往包括性质属“热”的病机,虽然“火”与“热”的病机不同(如其著述中既有“热类”“热形”内容,也有“火形”“火类”知识),但是在具体的病证分析和临床用药时,常常“火”“热”同论,以“火”统“热”,在治疗用药时没有明显区分。

7 疾病症状中的“火”术语

“热痛如火”“面赤如火”“手热如火”“热痛如火”等,皆是其例。

8 疾病证候名称中的“火”术语

“火咳”“火之嗽”(《儒门事亲·嗽分六气,毋拘以寒述》),皆是其例。

9 治病方法中的“火”术语

张从正根据不同性质、不同病位的具体临床症状,拟定了丰富多彩的治“火”方法:有“以热手熨之如火聚”法,有“盐汤咸寒,所以制火”法,有“降心火、益肾水”法,有“辛凉以解火”法,有“火郁发之、开导之、决之”法,有“降心火,益肾水,开胃进食,分阴阳,利水道”法,有“降火益水”法等等,不一而足。

10 治病方药中的“火”术语

张从正将治疗肝之积的“独圣散”,称为“降火之药”(《儒门事亲·五积六聚治同郁断》);将治疗饮证的五苓散,称为“降火之剂”(《儒门事亲·饮当去水温补转剧论》);将治疗妇人带下病之“起石、硫黄、姜、附”诸药置入坩埚,用炭火炼制而成的药剂,称为“火龙丹”(《儒门事亲·湿形·白带》)等,都是其著述中方药名谓中的“火”术语。

此外,张从正还在表达药物炮制、煎服方法、临床辅助疗法中使用“火”术语(如服用“独圣散”治疗男女“病水湿泻注不止”时,辅“用火一盆,以借火力出汗”案,即是其例)。此不赘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徐江雁,徐振国.张子和医学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06:1-188.
- [2]张登本.解读中医“火”概念的发生及其内涵[J].河南中医学院学报,2006,21(3):9-11.

(收稿日期:2025-02-16)

(本文编辑:金冠羽)